

K006



黑子
惊悚小说系列

妖寄都市

上册

该隐
◆ 著

十七岁谜样的美少年，
在噩梦与现实交缠下，离奇的成为唯一活着的宿主，
到底他是被害者？还是恶魔再来？

中国电影出版社

妖寄都市

·上册

Demon Haunted Ci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妖寄都市 上/该隐著.—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4

ISBN 7-106-02030-3

I.妖… II.该…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2554 号

责任编辑:张 挺

封面设计:亚 凡

责任校对:王晓虎

责任印制:刘春来

妖寄都市 上

该隐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光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21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2030-3/I·0441

定 价 30.00(全两册)

妖寄都市

Demon-Haunted City

上册

该隐◆著



妖寄都市

上册

该隐◆著



妖寄都市

CONTENTS·目录

01 鲜血的诱惑.....P004

吸血蛭,专门寄生在人身上,慢慢夺取宿主的意识——

十七岁谜样的美少年,在噩梦与现实交缠下,离奇的成为唯一活着的宿主,到底他是被害者?还是恶魔再来?

深夜出没的食人恶魔的血腥犯罪过程,为何像影带般清晰在他脑中放映?与他有暧昧关系的女强人,为何猝死?脖子上还有两个小洞?墙壁上的人脸挣扎想挤出来,拼命朝他涌来,想诉说什么隐情?

十七岁的谜样美少年——该隐,完全不知,人,到底是不是自己杀的……

02 东方除魔人.....P074

繁华的东京,不为人知的角落,一场杀戮游戏正上演!

该隐这个谜样的美少年,在不知不觉间,卷入了吸血一族的诡异世界……

03 镜子巫婆.....P144

镜子里的巫婆张著血红的双眼,反射一幕幕的血腥悲剧……

少女的惨死是诅咒上身?还是阴谋所陷?

04 古堡残酷盛宴(上).....P222

该隐参加位于阿尔卑斯山巅的“山鲁左德古堡”的宴会,再度遇上吸血鬼 kamijo,尚在挣扎要不要杀了他,却意外得知自己和他的生命已经“息息相关”!

甚至发现自己有了“再生”的能力……

妖寄都市

·上册



妖寄都市

CONTENTS·目录

01 鲜血的诱惑.....P004

吸血蛭,专门寄生在人身上,慢慢夺取宿主的意识——

十七岁谜样的美少年,在噩梦与现实交缠下,离奇的成为唯一活着的宿主,到底他是被害者?还是恶魔再来?

深夜出没的食人恶魔的血腥犯罪过程,为何像影带般清晰在他脑中放映?与他有暧昧关系的女强人,为何猝死?脖子上还有两个小洞?墙壁上的人脸挣扎想挤出来,拼命朝他涌来,想诉说什么隐情?

十七岁的谜样美少年——该隐,完全不知,人,到底是不是自己杀的……

02 东方除魔人.....P074

繁华的东京,不为人知的角落,一场杀戮游戏正上演!

该隐这个谜样的美少年,在不知不觉间,卷入了吸血一族的诡异世界……

03 镜子巫婆.....P144

镜子里的巫婆张著血红的双眼,反射一幕幕的血腥悲剧……

少女的惨死是诅咒上身?还是阴谋所陷?

04 古堡残酷盛宴(上).....P222

该隐参加位于阿尔卑斯山巅的“山鲁左德古堡”的宴会,再度遇上吸血鬼 kamijo,尚在挣扎要不要杀了他,却意外得知自己和他的生命已经“息息相关”!

甚至发现自己有了“再生”的能力……

主要人物

该隐 主角,神秘的十七岁少年,个性别扭的孩子,外型美丽阴冷,被迫卷入怪事中。

常大 小孩的学长,谜样人物。

冷凌峰 高级警务人员,责任心强,推理能力高,坚毅能干,在吸血蛭的案件中和小孩认识,成为朋友。

Kamijo 意大利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其实是吸血鬼。被吸血蛭附身的人类。

兰水月 著名女企业家,和小孩有感情纠葛的女性之一。

张音 小孩的律师,同时是和小孩有感情纠葛的女性之一。

魔风 来自东方的除魔人,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悲惨的过去。

飞炼鬼 千年大妖,为鬼诙谐幽默。

猛猛 一个懦弱的中学生,校园暴力下的受害者,却拥有极强的升华能力。

蛋 一颗奇怪的蛋,某个神秘宗教的圣物,以后还有很大的戏份,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这颗蛋,它其实是颗很不错的蛋。

芙洛拉 印度王室的小公主,已死,该隐就是为了调查清楚她的死因来到瑞士。

米尔亚娜 德国军火世家的继承人,美丽而危险的大小姐。

甘贝尔 女校的仆人。

薛西斯 贵族女校教导主任。

海因 贵族女校学生。

玛丽 贵族女校学生。

纳兰狂妄 著名的花花公子,山鲁左德古堡主人。

老巴 山鲁左德古堡的管家。

神秘的无名老人 仔细看小说就知道他是谁了。

梨落、梨思 七、八岁的双胞胎姐妹。

古螭砧 一向喜欢栖身于阴暗隧道、地下室、古堡的妖怪,也出现在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里。





01 鲜血的诱惑

楔子

这个城市最后的夜晚
我看到邪恶悄悄靠近
对着他耳边呢喃蛊惑
于是食人魔与罪恶相伴而生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穿梭
你们
真是噬血的孩子啊
鲜血的诱惑将你们带入天国
一个世界的升起和沉没……
这个城市最后的夜晚
城市上空闪烁着点点幽冥鬼火
我看见
所有的真实全部崩落
当疯狂旋律整夜响彻
记忆凝固在最后的时间
连同永恒一起幽闭于这一晚的舞台
于是
妖魔寄生的都市
幕布缓缓拉开……

——CAIN——该隐——

办公室内“啪啪啪”敲键盘的声音不断响起，他的手在键盘上不停的游走。

为了一个由他负责的新专案，他已经连续工作两天，到了现在，他刚开始工作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

疲惫使他昏昏欲睡，有规律的敲击键盘声传进他耳中，更加深了这种感觉。他尽量保持着最标准的坐姿和打字姿势，免得自己撑不下去。

偶尔，他拿起旁边的水杯喝几口。

“大概在十二点以后，工作应该就能完成了吧。”想到这里，他勉强提起精神，看看手表，时间将近十二点。

就在这时候，旁边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他接起电话，问了一声，话筒对面传出一个让他精神一振的女声。

“……什么?! 你说什么?!”

听到对方冷冷的回答，他手一颤，话筒摔在地上。

他如遭电击，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不可置信的感觉充斥心中，他甚至怀疑对方只是在说笑。

他把话筒从地板上捡起来，紧贴在耳边，又问了一声：“你真的要分手?你想想，我们已经认识八年了……我懦弱无能?……我当初看错了你……”

“啪!”一声，话筒那面的人率先挂了电话。

他心中全是愤怒，经营了八年的感情，她居然说分手就分手，一定是她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

他全身剧烈地颤抖起来，失魂落魄地挂上话筒，甚至连何时关掉电脑的都没注意到，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他走出自己的办公室。

外面本来很热闹，但他一出来，立刻就变得鸦雀无声。

他从隔间绕出去后，里面马上又热闹了起来。

“他总是那副要死不活的样子，这种人死了算了……”一个同事在他关门同时，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说了这样一句话。

虽然他不知道现在办公室里是什么情况，但同事会说什么话，他都能猜出来。

然而，他所有的心情都被刚才那通电话的内容给占据了，没听见里面在说什么，即使听见了，恐怕也只能装做一副刻板亲切的样子。

女朋友还有同事……全天下都是可恨的人! 虽然他的个性，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会觉得厌恶，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是他们的不对!

由于工作性质关系，他经常和不同地位的人打交道，这个职位本来可以交到不少朋友，以前公司里最有人缘的都是这个职位上的人。但是，现在这个位置上换了他，不管他干了多少事，多苦多累也没人领情，这全都是因为他的个性，到现在居然连……

他又想起刚才那通电话，绝望充斥在心里，一个念头从脑海里冒了出来。

“死!”

他吞了口口水,被自己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吓了一跳,焦躁地走出公司大楼。大楼外面炽热的阳光照在他身上,他站在人行道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过往车辆,一直这样怔怔站了好半晌。

“日子总是要这样过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一睁开眼,这世界也不会因为我的死有任何改变。”

不知道是因为惯有思维方式,还是因为怯懦的个性使然,他打消了刚才的念头。

半途中,他拦了辆车,上车以后随口说出一个地名,那地方临近海边,他要去那里的悬崖下看看。

记得当时,他和女朋友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悬崖底下,她是去那里收集藻类标本的,当时她还是那样纯洁可爱,现在已经完全被这个社会一污浊了……

“先生,那儿可不大好。”

司机不停地回头,显然是个多话的司机,喜欢和搭车的客人闲聊。

他皱着眉,想提醒司机这样开车会出车祸,但不喜欢惹麻烦的个性让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朝司机微微颌首。

“听说那里最近不太平,靠近海岸的一个岩洞里,发现了好几具学生尸体,后来查出来是某私立学校的学生,在海里游泳时失踪了,当时还找了很久,事过一个月,没想到居然全死在那里,哎,听说死的时候尸体都被鱼咬坏了,这事可真怪异。”

“哦!”他微微抬起头,胃里感觉到一阵恶心。

“先生你不知道,这事真古怪呢,据说那几个学生死的时候,腿上缠着藻类,就好像被海草拽进海里一样,全身的血都流光了,脸因为惊吓过度而扭曲,不知道死以前看到了什么。”

“知道了。”他随便敷衍道。

司机一开口就闭不住,喋喋不休起来。“去那地方,先生也要小心,那地方不安全,最近都没人愿意去那里了。”

他边听边觉得事有蹊跷,同时,内心深处却又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是死了几个学生而已,这城市里每天都有很多起杀人事件发生,这种小事,很快就会被压下去,过不了多久,等这件事渐渐被人们淡忘,又会有许多人去那里游玩。

他想了想,去那里散散心也好,缓解一下这几天的压力。

还有那通电话……

想到这里,他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恨意。开车的司机虽然一直在说话,但他根本没听进去,他的大脑几乎要被恨意填满了。

司机偶尔回头看几眼这位客人,也有种奇怪的感觉。

一般这个时候搭车的上班族,还没见过脸色像他这样差的,一脸又悲又愤,茫然失措的神情,莫非遇到了坏事情?

但目的地已到,司机把车缓缓停下。

“喂,先生,已经到了。”

听到司机的叫唤,他这才回过神来,应了一声,付了钱后下车。

“喂,先生,你还是小心点好,这里闹鬼!”

他嗤之以鼻:“什么闹鬼,那都是没科学素养的人传出来的。”

前面就是一片海滩,不远处就是他要找的悬崖,他径直朝那边走去。

黑色的礁石犬牙交错纵横在悬崖下,海浪拍击岩石的声音不断传来,悬崖就像一头怪兽般蹲在那里。

即使是一个壮汉,想要攀上那个悬崖也不容易,虽然他从小在这个港口城市长大,但也从来没有上去过。

“从那里跳下去,只要撞到凸出的石头上,一定会马上就死掉的!”

当这个想法自他心中浮现出来的时候,他忽然有种强烈的按捺不住的冲动,想自杀。

如果从悬崖上跳下去,既不会有痛苦,而且马上就能离开喧嚣的城市,远远离开那些烦人的人,麻烦的事。

他几乎是立刻就开始从下面往上攀。

从这里上去很陡峭,凹凸不稳,很容易让人摔下去。如果是平时,即使有工具也肯定会觉得心惊胆战,但是今天,他居然有种刺激的兴奋感。

仿佛只要到了上面,就能得到解脱。

他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若不是一股非常邪恶的力量在蛊惑着他,平常的他绝对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但这个想法一闪即逝,并没有影响他的行动。

他像只爬行动物一样向上攀爬着,就这样也不知道爬了多久,悬崖的尽头已经在了上面了,只要再往上半米的距离,就可以到顶。

忽然之间,他手心因为汗水一滑,一只手脱开岩石,若不是还有另一只手掰着坚硬的岩石,他几乎从上面直直滚了下去!

他累得满头大汗,咬紧牙关,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攀上崖顶。

汗水顺着额头渗下,他眼前一片模糊,全身都湿黏黏的极为难受,被悬崖上的冷风一吹,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

“瑟瑟”的声音从背后不远处传出来。

他吓了一跳,回头去看,顿时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动弹不得。

从悬崖的南边,蓦地窜上来一条黑影。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身影就停在他面前几米的地方,他肯定会怀疑这是他自己的幻视。

那道黑影是个中年人,那人在同时也看见他,朝他笑了一下。

虽然现在是白天,但这个人的笑让他全身发寒,心里不由自主地涌起一种恶心想吐的感觉。

他本来已经准备跳崖自杀,但是因为对方出现的太过诡异,他居然想拔腿就跑。

在下一秒钟,更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从悬崖下窜上来的那人,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扁了下去。



他的嘴里,缓缓涌出一只手臂宽的巨大毛虫,虫子的上半截涌动着,背脊上还长着一对薄翼,一出来就像巨蟒般将那人的身体牢牢的缠住。

那人只有头和两只手还露在外面,他的双手还在不断地拉扯着虫子的薄翼,一种“咯咯”的声音从他的咽喉深处发出来。

虫子肥白、长满了细毛的躯壳,深陷进那人干皱的皮里,他的身子发生了奇诡的变化,上面的皮肤像波浪一样持续往下涌动,这种涌动看起来非常诡异,如果要用形容词来形容,就好像一只毛毛虫在蜕皮,或者是一个人双手被缚起来,却仍努力想脱掉紧贴身体的肉色紧身衣。

这个人的皮肤下面已经完全没有骨骼和血肉,人皮不断被皮里的血红色虫子挤了上去,人皮皱皱巴巴摊在一旁的地上,如同一件几年没洗的烂衣服。

他惊呆了,由于受的惊吓太大,他一时间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他忽然想起路上那个司机说过,这里闹鬼。

即使是在烈日下,他仍然全身发寒,两腿立刻就僵住了。

在他还没办法做出反应时,巨大的虫子已经浮在半空中,朝他缠了上去……

1 噩梦

我从噩梦中惊醒,喘着气,伸手抹掉额头的汗,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掌心里已经全是汗水。

屋里一片漆黑,在黑暗中我看不清任何东西,可我还是往四周扫视着。

有一些灰濛濛的光透过窗帘照进来,随即就消失了,四周似乎变的比平时更黑暗。

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一直缠绕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马上下床去把灯打开。

难道是因为那个梦的关系?

这几年来,每次我一入睡都会重复作一个梦……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突然发现,我竟然想不起来那个梦的内容是什么,我努力的想,却只记忆起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就像一架黑白放映机,一直在我的头脑里,不断播放着支离破碎的画面,错乱无章地闪过,哗哗的声音现在还在我耳边嗡鸣。

记得我睡觉时已经是晚上,现在却还是晚上……难道已经是第二天晚上,我睡了多久?

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此疲惫,我发了一阵怔,从床上跳下去。

心悸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心脏像是要破腔跳出去。

在漆黑的屋子里,我只能听见自己强烈的心跳声,呼吸越来越困难,我紧紧按住心口,但即使是抓得这么紧,它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

我一直想将我心脏不好的事抛诸脑后,可是严重的心律失常,就像噩梦一样缠着我。

我撞下床,摸索着床头柜上的药瓶,匡啷一声,有东西被我撞翻的声音传进耳中。

我全身起了一阵凉意,拼命摸索着抓起桌上有熟悉手感的药瓶,吞下了两片药,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飞机滑过天空时轰轰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我心里面又没来由地焦灼起来。

刚才心脏的一阵抽紧,让我疼痛到连走去开灯的力气都没有。

我也许会死在心脏的毛病上,不知道现在这种生活还能维持到几时。

习惯了某些事,有时候就会变的很淡漠,像足了我现在的情况。

“瞬喉”一声,房门被人打开,灯也亮了,灯光照亮了公寓内每一个角落。

也许是我心理作祟的缘故,围绕在我身边的诡异气息似乎也在瞬间消失了。

一眼瞥见从门外走进来的人,我绷紧的神经马上放松了。

太好了,他终于可来了!

“你这小子,家具又被你砸了,下次买家具的钱由你自己出,这是最后一次我帮你收拾残局。”冷冷的声音传进我耳中。

只见他站在门口,一脸漫不经心的抽着烟,眼神在屋里扫视,左手里拎着一袋便当。

我往屋里四周望了一下,这时我才发现,触目所及全是一片狼藉,像是刚发生过一场战争,几间卧室的门都半掩着,除了我睡觉的床,整个公寓没有一件东西完好,说实在的,我真的记不起发生了什么事……

我从地上站起来,轻轻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径直朝他走了过去。

我,该隐,今年刚满十七岁。

该隐是我的化名,半年前,我被家里赶出来后,就投奔到他这里来了。

他是我以前在美术社的学长常大。

常大只是他的简称,由于某种原因我不能说出他的全名。常大,意思即常家大少爷是也。常大气质神秘而冷漠,双目狭长,身上有着真正艺术家才有的风度,虽然看起来是个不容易亲近有些冷酷的人,但他其实很温柔。

当时我冒着雨半夜湿淋淋敲响他公寓的门铃,他二话没说就收留了我。

这里是他的公寓,位于一幢大厦的十四层。

那次被家里赶出来是我的失措,但是我真的没想到,那位叫张音的律师小姐居然会追到我家去,当着我父母的面说出我和她的事,以此要胁我和她结婚,也不想我的年纪离法定结婚年龄还差得很远。

不过,出了那种事,父母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也是应该的。

有哪个正常的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从十六岁后就靠陪女人赚钱的事实。

在经过半年这么长的时间后,父母的心情,我如今似乎也能体会到了。

他们一定很想让我经由正规的途径步上社会,希望我能诚恳正直,而我一直以来干的事却和他们的期望背道而驰。

我家并不富有,父母的心思都放在金钱上,家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很亲密,但想

起父母的面容,也不禁觉得一阵心痛,只是我一直以来只忠于自己的感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知道自己让他们很伤心。

“你在发什么呆?看来你都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这已经是我第几次警告你,不要在我的屋子里发疯?”

“有吃的吗?求求你了,我很饿。”我从他手中接过那袋便当。

“小子,我不在这个月里,你又连着睡了几天?”常大责难的语气消失得无影无踪,隐约透着一份体贴。

“不记得了,大概只有两天吧。”我吃着便当,道:“大哥,难得你也会关心我。”

据我了解,常大是靠一家他开的画廊赚取经济来源,那里面专卖十七世纪巴洛克风格的仿制品,他从中抽取部分佣金,收入很可观,至于他还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我从来没听他提起过,但我能凭直觉猜出来,他这个人,绝不简单。

一直到很久以后,他对我来说,都是个神秘人。

“臭小子,我不是你大哥,离我远点。”常大拢起了眉峰,往后退了几步。

因为屋里所有的家具都被我破坏了,常大甚至连坐的地方也没找到,只好坐到我的床沿上,抽着烟,皱着眉,像是有很重的心事。

“小孩……”

“大哥怎么了?为什么叫我小孩,平时不是都叫我臭小子吗?”我戏谑地朝他笑了笑。

“你这种态度,我走了以后小心被卖。”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说:“以后你自己保重,你也该学些东西了,你那一行做久了迟早会出事。”

“什么,为什么要走?以后谁给我做饭?”我怔了怔,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的话实在太突然了。

“机票已经准备好了,我今天晚上就走,去东京。”常大把烟蒂按灭,淡淡道:“没什么好说的,最近有人要找我麻烦,先出去躲一阵。”说完,他挥了挥手,从容不迫的转身就走。

我完全说不出话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屋里一片静寂。

我看着在常大脚下摇晃着的影子,屋里面所有东西被灯光反射出来的黑影,都诡异的摇晃着,忽然有一股寒意窜遍我全身,我伸手拽住了常大的衣服,低声乞求道:“最近我又作了怪梦,你能不能陪我到天亮,拜托你了,嗯!”

我打了一个寒颤,全身都被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着。

我害怕夜晚的时候一个人待在封闭的屋子里,总觉得会有怪事发生。

我实在不想一个人留在封闭的房间里。恐惧感原本就深藏在人的心中,我只不过是比普通人严重一些罢了。

“小子,你不可能一生都和我在,有时候你也需要面对让你害怕的东西,靠别人帮你是没用的,自己努力去克服吧。”常大一把扯开我的手,脸色微微一变,因为他突然想到这个小子总会做出些让人担心的事,如果自己就这样走了,他不会忽然猝死?要是他出了意外,怎么对他姐姐交代?

常大忽然又叹了口气,快速拿出支钢笔,在一张名片的背面写下几行数字,然后把这张名片顺手塞进我手里。

“这是我在日本的联络方式，以后你可以用这几种方法联络我。”

说完，他不知用什么手法挣脱我的手，砰一声带上门，扬长而去。

我拿起那张名片，只见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电子邮箱位址。

我也不知道在门口站了多久，才回过神来。

我发现，我最近越来越神思恍惚，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被我遗忘了。就像一个人可以记得苹果的味道和口感，看到它就会流口水，但当他想知道他正在吃的水果是什么时，却想上半天也想不出来，可怜至极。

我现在离这样子不远了，一想某些事情就只能让心口一阵阵抽紧，头疼欲裂，随时都担心心律失常会再发作。

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把灯关了，点燃蜡烛和香精炉，希望能藉着昏暗平静的烛光，让自己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常大既然走了，那以后的一切就只能靠自己了。

我捧着烛台放到床头，烛火上下窜动，发出微弱的热量和橘色火光。

夜晚阴气总是很盛，现在是凌晨一点左右，似乎一切坏事都是从这时开始，我心神不定的想着。

床上摊着一张折皱的旧报纸，被我随手捡起来扔进废纸篓里。

那是一张旧报纸，朝上的一面，头条标题赫然写着——

深夜出没的食人恶魔，连续有人被杀！

凌晨 1:17 分，市中心广场附近。

市中心广场在白天很热闹，不管是情侣还是做生意的小贩，都喜欢到这附近来。

也许是因为市中心广场一角的小花园位置很隐秘，是个很适合情侣幽会的地方，也因此顺便带起了小商贩的生意。

但是一过晚上十一点，一切都改变了，几乎没多少人愿意在十一点以后到这附近逛悠。

夜深人静，小花园里的树木投影，透过铁栏印在附近的街道上，交错穿插，形成了触须一样的黑影。

广场附近每隔十米的距离就有一盏街灯，蜿蜒曲折的十几盏街灯，在漆黑的深夜里散发着微弱的诡异芒点，就像一团团的鬼火照着通往阴间的路。它们让广场显的更加阴森凄冷。

他在市中心广场附近的街道上徘徊，完全没有目的地向前走。

街灯清冷的光线让他的脸显得僵硬苍白，看起来就像戴了面具。

他的面孔不时被斑斓诡谲的树影挡住，触须般的黑影看来就仿佛缠绕在他脸上，他的双眼里燃烧着疯狂和憎恶，他脚下的影子像是巨大的恶魔，扩张着盖住了整个街道，在微弱的光下轻颤。

现在，他正在等待，他疯狂地想干某件事。

“咯哒咯哒”的脚步声，从前面的转弯处传了过来，是人的脚步声。

他的脸色越来越铁青，双手的拳头紧紧握住，指甲刺得手掌心留下一道血迹。